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五

汪南明先生

與孫太史

與盧希稷

游中丞

吳峻伯先生

東圃鎮國

胡少保

周中丞



程辰州

程水部

趙督府

俞帥府

胡都闔

塗中丞

姜使君

宋憲長

方景武

二首

李選部

湛溪上人

查八十

陸無從

金方伯

沈問之

襄中宗室

顧方伯

信山上人

黃淳父

張幼于

王子中

二首

江民璞

塞上上政府

大司馬楊公

督府司馬張公

二首

顧聖少

大司空楊公

方中丞公定之

殷大司徒

王開府

江中丞

劉憲副

蔣侍御

劉直指

何觀察

黃金之

郭建初

二首

王仲房

馮使君

吳叅戎

方少僊

江民璞

岐山鎮國

徐大司空

梅太中

梅禹金

王開府

江御史大夫

沈太史

陳子虛

余德甫

計台州

呂玉繩

歐楨伯

江蘇明臣錄卷五
陳海山使君

呂相公

周公瑕

龍伯貞

顧開府

馮開之

王恒叔

姚方伯

袁大冢宰

王大司馬

二首

詹吏部

余太學元咸

陸孝廉

一首

張督府

李少宗伯

俞羨長

許相公

一首

徐少司馬

王大司馬

蕭宣州

程雲南

密藏上人

范原易

胡伯安

懋成王孫

傅直指

袁使君

周窳六

二首

陳孝廉李迪

余學士

陸信卿

丁元父

徐使君

張少宗伯

魯和州

胡侍御

潘太學

廖衢州

張督府

陳侍御

譚大中丞

戚都督

戚郎君

王元美

李于鱗

五首

五首

五首

三首

八首

十一首

五首

徐子與

五首

吳明卿

王敬美

五首

陳玉叔

二首

李本寧

三首

喻邦相

二首

屠長卿

二首

周國雛

三首

陳達甫

五首

龍君御

三首

胡元瑞

二首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五終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五

長子
振錄西
歸卷五

東海屠 隆緯真輯

江東張文頰維光校

與孫太史

次公以承家宿學而跼於天祿石渠之間其于文章
若在清廟明堂金聲玉振視不肖所為瓦缶鳴耳日
奉教於我師夫子推而納諸作者之途不肖非其人
也次公亦以狂見擇使得以盡言而無誅顧燭火未
光不傳于日其明滅異也頃辱邸中供具僅得接席

數言裹足而歸有懷不盡會長公問至發箴得次公
書露盟讀之汗淫淫下公所推轂者非不肖所敢知
也夫爲文不則古昔猶之御者不範馳驅卽獲禽多
君子所鄙無法故也然而游言多和法言寡和雖王
良善御不能不改節于賤工信而好古是爲難耳所
願者惟執轡康衢鑾和中度使李王諸君子夾轂而
趣此次公今日事也不肖方以案牘亂心目踈踈在
牛馬走中息踵不暇惡敢望屬車之後塵哉從計吏
還楚馬上著論七篇大要皆都中語辱公徵命謹私

布之不肖材不逮桓譚願聞太玄之眇論惟高明幸
察

與盧希稷

往者舍中偶語謂公獨行負俗將不得久留內信然
哉始聞公移官則以爲羣小之所嫁禍言者求多而
過聽之公遂以微罪行矣乃今拜命之辱又謂市虎
成于吾黨此其故非不肖之所敢知然古之放臣卒
沮于讒而不見察公爲法受過不旋踵而徙官亦惟
順受之而已公孫善仕長孺令名二者不可得兼理

固然也昔在郎署不肖獨守木石乃其中則有嚶嚶
之志幸得一日在事願持一七級之於時方內瘠外
榮久之不發卽越人且不肖之軀幸得南
卧卽境內安堵一上不加誅此藏身之善術也公其
謂何江使君吾鄉聞人負耿介之節同官競爽非庶
邦之所希覲者哉頃得公所爲文若干篇受之三復
鏗然若歌肆夏而鳴佩玉旣而納策與太公所載者
並藏之不肖志在脩辭累年不得尺寸又往往以吏
見奪遂絕迹於作者之門

以臣虜而見交哀

非其所習天固將三禡之矣頃從計吏還郡馬上著
論數百言辱公先施願以爲報卽燕石不仇非所論
也夫樹穀不熟不如樹稗貴其有成耳乃若不朽之
言非蕙稗比願公勉之江使君有山人兄亦善文事
吾鄉且在鄰國公能發一介致之相與定是非乎頃
合騷選爲一部將爲學者先驅雖梓人無良願因紹
介以進楚產惟襄扇最惡其價三倍于吾鄉茲奏其
三欲公知其虛得名耳屬內人多病心戚戚不自安
秉燭作書不盡覲縷

游中丞

公持憲令下吏安得上書自辰陽及郢中拜命之再此下交之盛節也辱公督過復以書不及憲府為嫌下吏受公之知徒脩廉隅近得過公之左右此誠下吏之罪然非公莫敢進此言也鄢郢相去不二百里方舟而下旦暮且至頃為辰人所誑謂公將以六月入郢都遂䟽候人不能出疆請見嗛嗛終無已也棗陽簿以勤事死荼已關說如故事賻之茲廣公之仁百倍其賦茲將戒塗矣比聞海上多事恐非督府稅

駕之秋乃今楊司馬移鎮薊門代司馬者必督府也今之稱兵如求鼎實染指而得其味遂恐執熱乃就他所而濯之以故出否者什一而復餽者什三志不在鼎也公復采多於捷徑者非以其夔屈而伸乎昆嘗讀河間傳竊謂貞女以金夫而改節失其本心乃今知其非然也夫擁面而出待聘而行女德之經無以易此使冶容而深藏直將為悅已者地耳及其遇合鮮不以身殉之河間不足適也自京師還郡著論七篇大都馬上之談願就正干有道治郡三年之期

今已過半日計有餘歲計不足徒取辦文法非豈弟
所流也昔爲邑有遺恨今且不免謂之何哉閉閣自
思率以客氣臨民鮮和平之福德若古人所謂溫溫
則瞑眩之藥也公徃徃以進道相勉併私布之

吳峻伯先生

履端屬使者反命謹具書紹介進之日月不居炎風
駸駸至矣道里隔閼久曠起居閨中仰藉寵靈疆事
稍息先是當事諸君子日俟戎行至若嬰東更民率
不遑暇此時稍稍爲之條理大都沿襲舊染不啻浹

膚告詔雖煩卒難遽革要亦躬化多闕謂吏民何老
親懼涉畏涂自甘家食其進不能興一方之治退不
能釋二人之懷每一念至項項然若無所容頃辱教
言不敢復有所引避惟計日黽勉望雲獻歛而已序
藁尚未畢役罪狀何可勝言願幾欲爲六師鴈行徃
徃蜷局不進何者難乎爲前也會季公使人行附此
私布災方幸自愛不盡言

東園鎮國

昔以狂簡居郡王公徃徃折節下之乃若相與綢繆

宜莫如殿下去郡五稔未嘗一日忘舊游而相念之深亦莫如殿下自林經歷行後閩事幾不可爲賴宗廟社稷之靈始得因人成事頃承節鉞之命誠自知其不堪竊計殿下聞之亦且爲某作苦矣汪生持書自國中至纏纏皆肺腑之言手誦再三幾而泣下比年露衣蓍食勞苦萬端時而隱几時而枕戈驩然浮白高堂歌舞遞進蘧蘧然覺猶在矢石之下烽火之間嗟乎麋鹿常聚鳴鳥相求生人之情各有所急徒以羈縻祿位隔閼封疆遂乃捐石交遺樂事卽跛行卯化不猶賢乎越在南溟飄風萬里獨不能自致扶搖之上搏江漢而下之憾也部中少年幸俱無恙今所供奉必多新聲倘然戀戀故人無忘下里則雅歌一闋庶乎想見其人高陽酒徒不改故態知殿下不以敝帚棄之也屬汪生豎子報命私布腹心語費意煩不能盡其什一天休滋至願言祗承幸甚

胡少保

頃上計都門乃爲李婺州作說客我翁不以此督過誠能察其無他腸耳比來帝眷日優渥而我翁之

爵位日益高數千里內枹鼓不聞勲名日益起矣我
國家有社稷臣者三肅愍于公新建王公其一則公
也肅愍功高或猶病其明哲宸濠發難不啻兒戲新
建徃徃以兵論顯則其人足稱乎徃者東夷苦海上
諸郡視匈奴加焉露衆暴師 天子且宵衣矣日易
將兵者月易將將者卒未嘗有尺寸功我翁馬首始
東則以直指使者徃也自督府之詔且下群酋駢首
就縛數千里內枹鼓不聞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即
使二公而在猶當鴈行而兄事之新安文獻不謂無

徵千載以來我翁擅場爲山川增重多矣下吏心切
向往如渴如飢官守一隅顧不得曳裾轅門供掃除
役茲屬豎子歸省且以家叔東行敬奉書私布藉令
不肖有天幸將執手板待命闈人區區下情庶幾得
堦下一吐耳唐突威福不盡欲言

周中丞

君相任賢甚殷臧否甚覈翁屈江西甚久巡撫之政
又甚宜民 上以人言翁得賜老驛書至不知所裁
旣則以御莫如稷盡馬之力則煩射莫如養由基矜

百中之能則殆上方佚翁以老謂非養其力以有待
耶聞翁出次信州計杪秋得代謹發部士敬問起居
不肖越在戎行未畢海南之役猶之弓敝而射者不
止馬罷而御者不休視翁此行翩翩乎千仞之上矣
往顧山人得習於翁紹介脩問申以短述承翁累投
詩教不啻連城每以燕石不讐無敢爲報屬翁得請
而去終不敢護已之短而缺知己之歡賀監風流固
公今日事也他日得賜骸骨誠願操舟候門此則其
先談耳不備外具藁一章勒狀一事

程辰州

頃自分席郡中業已五年于外雖閩楚同在南服不
啻數千里而遙當無事時猶恐不相聞問無論戎行
矣辰陽初罷督府郡事益輕茲移奔去者以爲拊循
卽民功什倍何有自上計還郡政易舉而澤易行猶
黃河之歷積石涉龍門其下有若建瓴復何擁格獨
以漸而朝宗耳高陽酒徒任放不檢不謂坐客避席
主客獨酌大斗強授之乃今作氣歛容庶幾求免酒
過第恐氣衰力弛終於失容昔者嘗宣言於鄉大夫

前坐中毋自謂善善則大斗歸焉不醉不休也今則
蹈之殊自可笑備在肺腑奈何禁此裏言惟高明照
察不具

程水部

邇聞有事治河又復爲公作苦顧齊魯文學燕趙悲
歌卽其性殊亦由地產新都之士徃徃用勞役起公
第安之不佞居閩有年閩事粗定趨時戀主不敢遽
有他腸藉得息肩遂我初服亦倦飛之意也

趙督府

閩中仰藉寵靈春汛稍獲尺寸之効旣又以其餘力
搗山寇之負固者拔之不謂吳平自海南來舳艫蔽
海舟師以寡不敵遂敗績於玄鐘乃今大興水陸之
師業已納諸畧獲將來可制其死命但困獸猶鬪未
可急攻廣中方聞募兵無及於事今悉全閩之財力
與彼相持秋汛已深海防尤急司計者無所措手閩
中吏士聞有濟邊之詔皆將有望於袁州其不能爲
謀敢不以請誠知發棠爲不可復其如目前之計何
徃者會計全閩軍儲賴翁獨特大議逆定成筭其越

在踈逃人微言輕惟翁終始曲成視海隅猶在几席
倘然得請秋毫皆不貴也折兵踐更之議日益更難
乃今而知翁之所以爲閩者無所不至有懷覲縷未
敢具陳塞外秋 胡馬不敢南向禁中頗牧翁實以
之柱石之軀願順時加愛不盡

俞帥府

頃挾感憤之氣語多不馴願辱長者之言赧然汗下
平賊破壘而出其意未嘗不在南閩人欲爲尾生廣
師久而不至虎兕出匣謂事機何如海南不能振其
前已有抗者亦難以議其後此不待智者而知也誠
願被髮纓冠以救同室幸而畢事使閩人藉此以追
刑書爲庸多矣高明亮之

胡都閩

歸人出境足下猶然相從掩泣路隅幾至哽咽卽歸
人有浩然之志寧能作石人耶平生汲汲將爲五獄
之遊比入山跬步不能出門戶大都生人物役卽出
處有差乃若玄同逍遙非有道者不能耳閩廣分部
而治固三軍投石超距之秋昔嘗以肝膽視之今不

免爲秦越矣足下居將門最久得人心最深卽僖爵
析珪當在蚤暮願言安意待之使人來乃辱重問心
竊竊然不自安屏銘甚工置之座右如對顏色附此
陳謝不盡言

塗中丞

不佞有生藜藿然與草木同春秋耳薪者弗察冒然
舉肥頃之多口啾啾竟以不材見放乃今退棲樸社
保其天年幸也顧棟撓南國獨賴明公隆之尋經墨
易斧斤明公受境內之累多矣然且不遺故舊命使

自千里來甚則念犬馬之年計桑蓬之日溫辭重幣
不啻百朋卽使北山有神猶將退然避舍况不佞乎
猥念戎馬十年綈袍道敝迄今始反初服幸得承膝
下歡至日弟先稽首天南然後稱壽堂下解衣爲綵
錫爵爲觴殆舉宗之侈觀不世之極感也使旋虔此
陳謝容嗣布之

又

歲云暮矣方與昆蟲墜戶以屛又受命嚴君謝賓客
斷杯酒日惟坐方丈室挾筴讀書飯罷則鼓腹而游

江南明尺牘卷五
游倦則據梧而瞑此山人之大較也使命遠至灑然
攝衣拜之感懷百端別楮未能悉其一二茲不縷縷
承示封事莫非經國遠圖計 廟議將無不從八閩
自此定矣夫梓人運斤賤工血指其明公與不肖謂
乎文編竣工受賜無量曩姜太史屬不肖爲之序紫
有成言顧七仞臺門爲之縣簿懼其弗稱語曰身且
隱矣焉用文之不肖亦將從此結舌耳海內紛紛幸
明公在非惟不肖欲避當世當世又惡用不肖爲也
杪歲不敢復稽使者越宿遂行東望扶桑如見顏色

不具論

姜使君

鳳阿

行未浹旬閩事非昔矣諸將喪氣三軍解體誰能以
交驩之言進曲逆哉平智有餘安劉必勃漢高蓋早
見之士不豫附而權分何以底績執此不變太尉殆
將不容平乎平乎奇計安從出乎初擬條具便事以
聞知意見不合恐無益徒瀆 聖聽耳此言惟公可
以告不復聞他人公置之不聞可也

宋憲長

江南通明尺牘卷五
頃上計京師謬當客禮不相聞問亦越九年邇幸釋
事出閩聞公尋以護軍至彼都人士非公之賴而誰
賴哉屬大將軍遣材官來知戎車行且入境不佞備
在宿昔附此私布之徃不佞鎮閩大都由護軍起乃
今罪狀彰著誠亦自知其非所幸者彌縫闕失以安
部中則公今日事也古之善用武者必先行陳輯穆
而後有功河曲之師雖宣子猶將敗績昔之在事區
區獨此心耳乃今不曰輯穆而曰比周則不佞之罪
也公方繫海內望卽聞事不足以淹公緩頰猶將有
言直爲三軍所後福耳野人食芹而美欲獻尚方不
佞是也惟高明察之

方景武

人言諸客客轅門足下獨以翩翩見重嗟乎此足下
緒餘耳願孟堅附車騎而名愈顯車騎得孟堅而義
愈高乃今若大將軍何論車騎卽足下書記其
無怏怏矣乎不佞四十無聞何足爲壽足下亟稱之
不置心竊志之聞季狂嘉則相繼出閩願足下及黃
生壹意精進毋傷寡和陳本中壯士大將軍雅重其

人倘有可乘寧不推轂不佞婚嫁未畢未遑五岳之
遊摺摺然乾沒里社父老間無復嚮往時或有所論
著僅足以相隣春佐迂鼓耳債人錄在別楮因附觀
之

李選部

襄使人至閩使人還兩得公書兩得聞公起居狀如
涉鶴湖如占叢桂如登嶽然之堂計公以千里爲面
談亦將以神遇不佞也不佞去襄五載親在未敢自
以老稱聞公矍鑠如曩時而齒髮亦稍稍異矣追思
疇昔寧無白駒之歎乎且聞江漢水災田租鮮入東
菑酒稅損減有差如遇高陽酒徒猶能取醉香也

漣溪上人

敝郡僻在一隅居人未始聞西來義上人儼然見客
會大川業已北遊香積不供殊爲獻笑此時車錫且
久逆知五濁世界悉變清涼不佞心切皈依尚阻炎
海惟西向稽首而已從如昂受四偈宛若經行而聞
妙音屬抱病始平尚禁思索且獅子一吼百獸不鳴
理固然耳八月西歸或得繞足而求密義不盡言

查八十

僕客澤丘翁所久矣不聞希音厚遣與人越邑往逆陽春載道願惠然肯來僕侍澤丘翁相待咸池之上耳

陸無從

虎臣挾策自廣陵歸不自意得琳琅千里外長歌浮白三山猶在吾目中屬臥疾雲門不相聞問久矣文學且移官去奈何奪足下良師昔人以萬里爲隣相去非遠知足下直從游方外耳舍親吳鴻臚築曲水

園願紹介不佞求足下高詠曲水亦吾鄉勝事也幸毋金玉爾音不盡

金方伯

自不佞歸田衆口斷斷往往傷及麟鳳反視不佞當時事豈不幸哉願楚越人言明公卽主雖有巧歷莫得其端嗟乎彼黜麟鳳以爲不祥則梟獍祥矣明公得此爲善養計又何恤乎人言不佞往年會大將軍留吳會者八月歸來入山高卧庶幾羲皇上人顧高堂旣壽且康場功僅足餽粥天固將佚我以老不佚

何爲君相方致太平吾儕幸得及於周澤勉矣疆飯
毋問四方不具

沈問之

往君侯過不佞不佞若從千古遇之篝火夜行抵掌
曾未得其什一迄今猶怏怏春風至將從君侯千桃
花流水之間願山人方有事逍遙未脩紹介茲祝融
用事遂使山人不急于君侯逝將以秋爲期或得一
往禮務施報豈爲山人設哉類纂新編卓矣有裨古
昔不佞幸得卒業忻爲執鞭不辭願首簡諸名家猶

挾延陵相術俯仰天地誰爲君侯知己者邪虎臣同
事饒中無日不在君侯左右頃欲薦鱗于膳宰忽忽
愆期比得四詩不欲刪易亦父老田間謠耳屬僕夫
先往藉此告虔君侯亮之不具

襄中宗室

當世王公貴人享有福澤則天授也要以徵應不爽
亦必有所由來佛經以布施爲因緣或非虛語僕無
心用世久矣頃欲以出世間法開不二門遂施地爲
肇林大有建置願茲願力必得王公貴人王之屬舍

江西南明人傳卷五
親吳虎臣周游謹以聞之殿下儻興一念爲南土主
盟則河沙功德無以踰此虎臣個儻俠士才方程自
邑而氣槩過之置之上坐可當高陽酒徒凡百具在
䟽論及贈言中不具述

顧方伯

山人浪跡湖海惟公不棄故舊就而與之游談受益
弘多其何以荅明德觀潮後乘舸西歸歸則爲白嶽
之游未遑致謝屬沙門還無門洞敬問起居聞襄事
有期方在封樹願言自愛無已太勞無門洞說經則

山人首事幸公儼然爲盟主沙門始有依歸聞彼中
掌禁者或不能容第恐懽喜緣將爲煩惱障耳惟公
爲之護持脩羅自將退舍無上功德厥有攸歸即山
人僻在一隅猶當爲諸天合堂頂禮頃多事且多
竟以諾責得過於田先生少暇卽當構思毋敢爽約
惟高明幸察

信山上人

公持西來赤幟高跣金陵敝郡叢剛之區何知龍象
公顧不鄙僻遠豈以猗猗亦有佛性邪大川遠遊夫

地王禮僕方浪跡吳越畏暑未歸翹首菩提無由聽
法悵望可知矣臨湖西望無任懸情水面蓮華如靚
法眼秋風卻暑計得還山不知猶得駐慈雲否不具
黃淳父
浪跡吳會幸得結足下驢乃知名不虛立士不虛附
高義較然著矣趣行未及面別於心終不能忘慧光
至武林知石經多出足下手河沙功德不可思議他
日布諸十方當不在中郎下矣慧光還吳附此陳謝
東遊諸作未暇刪定容入山次第上之

張幼于

僕羈旅人也足下遇僕一見如平生懽幸矣初與曹
太史約自虞山赴陽羨其歸道必出吳閫告別匆匆
私計猶得亟見屬袁黃州有歸志導我先出婁江至
則彼還雲間僕偶偶不能獨往會元羨出僕遂行皆
非始願所及也足下爲沙門作大功德寫經勒石計
日可成沙門從僕入吳業已三月專事此耳惟足下
加意勝果速成庶幾僕不負沙門沙門不負遺教望
之望之疇昔長公及桐江公過我市肆自震澤返日

苦雨未及報之謹附姓名以謝不敏願爲紹介令先
公諸刻尚遺元美魯望銘狀二篇乘便檢寄乃可從
事不盡言

王子中

明公爲吾道主盟耄期弗倦倘得摳衣而受提命庶
幾牆面或有睹焉乃今逐逐市朝日汨聲利是猶望
恒山而之郢郤步而求前者也承示問難諸書豐豐
乎擴文成公所未發曹溪之擬孰謂非倫公笑僕以
寒山爲文殊信乎無二文殊也已良知猶言般若格

物猶言刹塵塵之不昧刹刹圓融此觀自在之深般
若也來教謂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非非是非者
善惡之分猶所謂規矩也必亡是非而後可以言有
味哉惟公能道之惟吾黨二三子能心悅而誦耳而
牘中徃徃斥佛氏爲務內遺外其爲儒者衛道之心
乎抑亦行其庭而未見其人乎僕嘗謂般若卽良知
行深般若卽致良知信無二道此疆彼界則世儒爲
之町畦劈破藩籬非公不可無所擇而後語此最上
一乘義也公能俯而就之何不可哉

又
傾慕有年車騎幸過怒如之腹望矣杪歲使命至適
堂上有車馬客使者不待報書而行有懷詘然無繇
補過從蔡生拜命之再知長者致意倦倦卜日東游
敬修成約春來積雨如繫三改卜而不果行倘賜若
可期鵠首東矣儒釋故無小大惡可登瞿曇而下仲
尼長者以是而非五臺敢不敬諾不佞方自篋中入
市乃不及見蔡生役夫告行草草陳謝相見當不遠
尚需面質之

江民璞

今之竿者塞路乃公以古瑟鳴始奏雲門聞者傾耳
卽有三嘆不惜再彈公無遂休恐令知音怏怏耳其
因人成事謬爲舉肥者物色之簡書畏人義無所避
端居飽食徒充不肖之軀乃若振急持危心與髮俱
短矣來書覲縷尚多溢喜之言非至教也近讀公送
使君詩爾雅而有直體於古何讓敬呈近體二首兼
近作一帙供奉姍笑平生以漢魏爲口實乃今從八
代之後而漱其下流所謂餐蘂鳴琴無論工拙惠子

知我幸一一彈射而誘進之

塞上上政府

某留薊浸久得薊狀浸真頃者會閱薊門連十萬之師于數百里之外奔信地赴師期分合周旋悉如方略此則提綱挈領王將任之非不秩然可睹也乃今徐察士氣之盛衰兵力之強弱技擊之生熟則入穀者曾不能以半而足賴者僅得什三故䟽中謂條目稍踈殆非虛語然兵未練之說有二而王將不與其一則無可練之時其一則無能練之將也往

軍出塞採薪以供撫夷買馬今則請發公帑代之而未練猶故也往者臺工并起今已告成而未練猶故也往以兵制未定今定矣而未練猶故也此中行部一者科察諸將悉由諸司諸將之事諸司嚴於督撫况諸司有所興作亦莫非公諸將悉群力以赴之不待其辭之畢也乃今中國富庶莫如江南假令一役而費百金鮮不舉首相告今此中千金之役紛紛未及息肩豈役鬼薪爲之徒以大衆易發耳司農舉全力以餉大衆直將以戰守賴焉乃今不議訓練而徒

服傭工諄之諄者也自今工作不息則終無可練之時矣主練兵者一人耳必也分部練之北地諸將類皆徂於習見徒爲面從強者則以匹夫之勇自多兼以養士數十百人自足弱者借資于進迂誕諱張簧鼓人心必使同歸於敗而後已故求先登敢死之士不可謂無要以節制稱兵則未嘗見一人也南來諸將其始皆以練兵成功此時方病南兵視諸將不啻異類雖其受詬蒙毀不皆求全然使之卻步不前何能爲者當此時馭北將務革其心馭南將務作其氣

彼其游志未反喪氣未伸故無能練之將矣諸將殿最俟他日以聞至若併工增臺以爲守息工專練以爲戰則薊至莫先焉一臺之費視昔倍加非以市惠王者不盡民之力况守邊者又惡可以工作而盡兵力乎且亦取諸宿逋惠而不費惟相公審定廟畧從中決之副簡一言不知中窾否惟台慈照察

大司馬楊公

頃進不馴之辭猥辱溢美之命餽壤而賜琬某何以任之歲杪循邊入密雲歷土墻涉河防口竊睹翁之

舊蹟徘徊如不欲行邊人遮道而前俛指疇昔退虜
狀當虜大入譬則蛇身猿臂互為首尾而左右攫之
惟翁以九鼎而辟神姦卒不得一逞去左噉輒擊其
首右攫輒斷其臂彼直失聲而號歛脊而遁耳昔太
康之役方叔以元老特聞由今以談壯於何有屬大
司農軍興之議謬使不肖當之始受移書竊計旬日
可畢此議顧此中治兵為急簡記未遑集諸司踰二
月僅僅有章自知顛謬而濶於事情無裨大計願議
兵則兵有部署議餉則餉有羨餘某冒然居其間庶

幾無得罪於二者則誠幸矣我翁豐鎬在司馬而甘
棠在薊門不肖敢徼惠於宗廟社稷之靈願翁屈
中以一言決筭萬一得備葑菲將令經國者采之虔
始慮終因而勿革凡在疆場皆得恃為永圖則所謂
仁人之言其利廣矣

督府司馬張公

居不浹旬使命凡八九至聞島民復業翁所全活者
不啻四千四百人且于此有百世功非一朝一夕之
澤矣讀請諸疏未嘗不為翁感額分憂今邊事莫

急於遼而度支之餉遼者不急遼猶異姓子也卽以
幹蠱見譽勞如之何及聞裴承祖死夷酋帳中則
勃然變色執政以其損國威甚也將必詰首亂者令
彼斬其頭來謝其後許之進貢如常翁之所注措者
已得體矣遼故多事奈何益以此哉使者相繼東還
併具一札報命

又

遼陽警至當事者東顧皇皇不佞竊謂翁在行間彼
何得一逞尋當遁去旣而得翁疏言虜去狀果然夫
虜睨遼陽猶饑鳥之啄困積百麾百至彼其鷓躄而
鳥舉終不得一逞以歸則翁坐制之有成筭矣疆事
未解輒幸而教不佞者疊疊數百言不佞受而讀之
敢不知重

顧聖少

頃自塞上還報兩得足下書子與在閩知足下得主
矣元美入楚敬美待次都門謝老復歸漳河聲聞稍
稍相及足下果坵第與閩帥吳京者俱來元敬好士
之名減于疇昔力弗逮也邊行幾五千里亦多奇觀

足下所云則皆秦關以西屬之王司馬矣外一札致
子與願介足下其他另有復也不盡願言

大司空楊公

猥承行役悉由翁示嚮方蹇拙濡遲方幸畢事翁獨
保釐畿輔勞苦功高第蒙昧而詘於辭無能揚厲萬
一願泰山梁甫登封不啻七十二家卽群望爲宗惡
用季氏旅也

方中丞公定之

海防䟽至當事者津津喜道之悉已見施行矣大

計事迫群議紛紛由此而益知外任之艱殊爲可駭
追思疇昔令人動心猶之嚮在舟中坐視風波自若
茲泊彼岸回睨旁舟見其反覆顛踣無所措手足乃
知疇昔爲徼倖耳

殷大司徒

弟始入部尋具報書授粵使行彼中士民紛紛言苦
賊狀願督府急發兵擊賊不且無及于瘡痍弟告諸
公粵之病猶癘也蓋五官百體且病矣必如昔之急
聞者急粵則他日有粵如有聞假令徒倚辦一人卽

諸葛在事何益此時太僕之積幾四百萬而度支水
衡大官三府亦皆有儲願自太僕歲發三十萬以事
粵計三歲以爲常遣將發兵悉如閩嚮者法足粵事
矣諸公唯唯或以爲然獨坐劬勩未及面申于元老
人言自南中至弟猶不免於臺郎君相優容卒從
二大夫皆如故願生平斤斤自立凡以爲名高皮之
不存毛將安傳故山具在弟且從此歸矣安能數以
皎皎受汚邪伯兄好爲之假三十年他日曰歸故
鄉耳不具

王開府

昔漢武東封太史談獨以留滯爲憾 今天子舉太
祝修慶成禮乃昆越在草莽不獲從時乎時乎得之
不得則命也顧得日侍家君夕一飲而盡斗酒者什
二三斯時也下無譏彈上無禁固亦家庭之上願
閭里之極歡也譬則七政麗天而客星退次庶幾可
矣明公獨以侈言相許抑何過情竿牘併及家君申
命致謝

江中丞

日承賜命山居不能少酬于時節鎮四方惟公資益
深而望益重卽列卿虛席宜必首公然枹鼓不四
郊無壘藉令少遲歲月亦無不宜不佞庶幾得公之
心矣家食踰歲視草莽賢於長楸第玩愒居諸不知
老將至矣幸而二親猶健菽水可以相依卒歲優游
聊用此耳屬驛丞周良材趣事宇下附此起居丞爲
閩中舊吏其人年力方殷相從幾餘十年醇謹足任
奔走南埜地僻恐無以自見於牛馬走中願慕府以
它事試之或亦能報效萬一一官如芥毋爲

所芟則亦器使之一道也高明幸察不盡願言

劉憲副

王生受知門下最久迄今未嘗一日忘君侯矍鑠老
生輕數千里而趣函丈意揚揚竊壯其行色恨不能
以不佞之軀送之獨喜紹介此生一通悃窾卽今四
郊露積敵國解紛君侯于此時亟宜爲願裂醉鄉
百里土饗王生而侯之門下庚桑儼然柱史家法第
不佞依依子舍不能登右席而三耳

蔣侍御

江南通明尺牘卷五
三十一
頃承問餽山中草率附謝積雨淫淫及伏奄焉毒熱
如焚卽山人散髮披襟無所逃避金陵佳麗計必不
受炎蒸矧公高坐列栢間冰霜立起視融殆將避舍
何有於酷吏乎哉

劉直指

驛聞三韓封事卽古之遺直無加焉雖受諫之難不
能遽望於今日要以言進身退將日遷善而不知所
爲猶之越人禁方投之未病但得陰有裨益足矣豈
必瞑眩而後爲功邪

